

梅花堂与苏东坡

□刘俊民

许昌西湖公园内,有一座叫作梅花堂的古式建筑,前临池榭,蜡梅掩映,景色清幽。

明清两代,许昌梅花堂是知名的景点。它当初并不在这里,而是许州官府中轴线上建筑之一。

天下称作“梅花堂”的建筑不知凡几,许昌梅花堂与苏东坡有着独特的关联。剪不断,理还乱。

不可得,夫谁使不胫而走于采香之故址乎?”

许昌梅花堂本以苏东坡咏梅诗著称,为什么又有苏题堂额,并且流落江南呢?

这一难以破解的谜题至少表明,早在明代,许昌梅花堂已是闻名天下、影响久远的苏轼文化纪念地。

二

清康熙年间,许州知州胡良弼在重修的梅花堂中,为新版《许州志》写下序言,又撰文思考梅花堂的来历:“坡仙未闻符驻节,或卯君(指苏辙)晚年僦居,公侨于此;或发自夔门,出使皇华;或汝海酒监,胥征途必由之路,偶尔标颜,则有之矣。”

是啊,苏东坡没有许昌工作或生活过,怎么会在官府内大兴土木呢? 在此做客或路过时留下墨迹,倒还说得过去。

需要说明的是,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路过许昌时,“顾犹有后忧,乃留一子居焉,曰:姑棚口,于是”。这是苏辙定居许昌的由来。此时的苏轼,已贬窜南方多年。二人获赦北返后,苏辙回到许昌,苏轼另赴常州,后辞世。他在许昌弟弟家中侨居,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猜想。

胡良弼质疑之余,并未在州志中修改“宋苏轼曾尝居颍昌(许昌)”的旧说,反而增添了更多的“东坡遗迹”。

其一:听水亭。“在许州西湖上,宋苏轼卜宅其南。辙尝有诗。”苏辙在《春深三首》中,记录了许昌春日风光:“偶有茅檐渌水阴,近依城市浅非深。”又注解道:“渌水自西湖听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东,吾庐适在其南。”

听水亭是西湖著名景观,早在元丰年间,颍昌府教授邹浩就在游湖诗中写道:“琵琶不许陪犀尘,听水亭东一黯然。”

苏辙生活在听水亭南,却被后人硬生生解释成他哥。

其二,“苏子瞻旧寓”。舆图中标示在湛涧附近的大庄店,也就是今天的长店。

金末,大庄店曾生活着苏辙的六世孙苏嗣之,元兵入侵后,其母在家中自焚。把这里称为苏子瞻旧寓,委实有些牵强。后来变通了一下,称为“苏子由旧寓”,延续至今日,影响颇广。

苏辙在诗文中,明确表明自己长期生活在许昌城中,与西湖隔着一道城墙。其后世生活的大庄店,并不能证实为苏辙的另一处故居。

梅花堂、听水亭、大庄店。这三处曾经的“苏东坡遗迹”,宣传起来有些尴尬,难以自圆其说。

三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是顶流人物,后世对他的追念,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衰减。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华大地上遍布东坡遗迹,人工的,或天然的;真实的,或虚构的……都有存在的理由。

虽然,苏轼没有在许昌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但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许昌是最为重要的地点之一。

可以说,他一生心系许昌,却又始终未能亲近,如同一颗不肯游离的卫星。

曾经,一个叫彭孙的军阀在许昌“气陵公卿”,为非作歹。苏轼在笔记中曾设想到许昌任职,来个先斩后奏,除掉大害。可见,曾经有过让他任职颍昌的动议,只是未能成行。

在他的诗作中,有一首《许昌西湖》,表明到此一游的经历。青春多病的他,看着忙碌的民工挖泥扩湖,直刺长官宋庠热衷造景,而不体恤民情。

事实上,这是许州西湖最为重要的开拓工程。“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的许昌西湖之美,自此名满天下。而苏轼本人步入仕途后,在颍州、杭州、惠州等地均修建了西湖景观,乐此不疲。

对于苏东坡来说,许昌城可谓满是满城故旧。生活在这里的范仲淹家族、韩亿家族、杜纯家族、范镇家族等,对他的人生轨迹有着深刻影响。在他沉落黄州之际,颍昌府阳翟人、太守徐君猷给了他诸多温暖。另一位阳翟人,名列“苏门六君子”的李廌,也热忱地前往请益。

黄州归来后,范镇发出定居许昌的邀请,苏东坡这样回答:“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簪笠,放荡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

流离南荒之际,留在许昌的家族子弟,成了他长久的牵挂:“人间无南北,蜗角空出缩。仇池九十九,蒿叟三十六。”

遇赦北返之初,他接受弟弟的建议,意欲定居许昌,老兄弟相守,当地友人为他安排好了宅院。只是时事蓦然变化,犹如惊弓之鸟的他终究改变行程,犹如一颗流星坠落江南。子弟扶柩北上,送葬于颍昌府郾县。他终究回到了长久系念的中原。

苏辙在许昌生活了十余年,使这里成为苏轼之后的文化重镇。

苏轼的儿子也追随叔父定居于此。三子苏过成就最高,有“小坡”之誉。他在西湖之南结茅而居,名曰“小斜川”,传承着东坡的文化血脉。

四

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西湖公园重建了梅花堂。昔日深锁于官府禁地的名胜,在新的社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

“欣注坡翁手泽悠,堂基隐隐喷香浮。”漫步梅花堂畔,沉浸于醉人的梅香,领略东坡的才情风范,追怀他与许昌的过往,自会有一份独特的领悟吧!



妇女节说

□赵献东

开辟鸿蒙,万物创生;一阴一阳,并峙协同。女娲降世,任高责重;抁土造人,化育生命。炼石补天,拯救万灵;制乐立媒,世代传承。居有定所,女织男耕;采桑灌园,浑然天成。故有阴阳之道,方成大化流行;唯有男女相偕,方得世间繁盛。

惜乎封建社会,压迫女性;如海之深,如山之重。然纵观古今,兴废沉浮,于此夹缝之中,落寞之处,亦有巾帼英豪,雄才辈出。武丁中兴,妇好统兵率将;可汗点兵,木兰替父卫疆;则天创周,日月高悬天上(曌);马后贤明,重八定国安邦。又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陶母剪发待宾,欧母画荻教子,舐犊之情,春晖无私。更有班昭续《汉书》,千秋仰其文;蔡琰奏胡笳,万代传风韵。谢道韞咏絮才高,李清照漱玉词俊,出类拔萃,冠绝群伦。

及至近代,国人自强;欧风美雨,启迪之光。颠覆传统,妇女解放;为国为民,贡献力量。三月八日,平等象征;男女均权,无重无轻。纽约抗议,芝加哥游行;丹麦首倡,妇女节诞生。上海《女界钟》,高呼女权万岁;广州妇女节,飞腾女性呼声。自尊自强,奋进力争;走向社会,沐浴新风。革命浪潮,红旗飘飘,宋庆龄,邓颖超,德高望重,青史昭昭。新中国新时代,女性地位更高;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伏蛟;科技人文艺体,堪为中国骄傲。

噫嘻!东方欲晓,撸起袖子加油干!换了人间,谁说女子不如男?中华儿女多奇志,妇女能顶半边天。

那些在春天活过来的

□杨龙美

先把自己掏空
然后消融于一团雾气的
从重新认识自己开始
再重新认识这个多彩的世界
认识一些行走的物体
和一些静谧的景致

被叫着叶的东西刚刚睡醒
它依附的树枝都换了鲜亮的装
那些新新冒出的花朵朵在暗里叽
叽喳喳
它们有点按捺不住了
唱主角的感觉差点让它们从空中
坠落

我当自己是重新活过来
我重新组装正在老去的零件
重新在冰冷的胸腔里充实一碗水的温
我重新练习母语
我重新握牢手中的笔
那一笔一画里充满新的意蕴
前面
一江水里的倒影在瞬间立了起来



人大的春天

□申健民

辛丑云淡，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催开了万象新颜；
癸卯水暖，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迎来了五彩春天。

沐惠风，
浴甘雨，
行走在春天里。
基层人大，
将邂逅多少欢喜！

也许我会遇见统战，
呈现勃勃生机；
也许我会遇见团委，
再展青春活力；

也许我会遇见工会，
加强党群联系；
也许我会遇见妇联，
监督也充满甜蜜……

当然了，
我也可能遇见宣传、组织，
或者是民政和科技……
我相信：
不管和谁在一起，
我们都会，
和谐统一，
迸发无限潜力。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魏都人大，
行走在春天里！

欲买一枝海棠春

□杜明芬

今年的春雪错失春意,未与春阳守约.虽不见春雪落梅枝,我却觉得小院里一株贴梗海棠的颜色,也能撑得起这婆娑春意的拂动。

一杯海棠春意酒,一念春来万物倾.春意浓,芳菲尽是。千万朵花开,无一不是春:桃花风流、梨花婉约、玉兰端庄,而贴梗海棠最为热烈!

初识贴梗海棠,便是在一个寂寂无人的小院子里。初见,我便觉得它拥有一种极致的美感,不似茉莉冰肌玉骨,不似栀子芳香四溢,不似山茶张扬果敢,也不似樱花热闹繁盛。它的美是一种朦胧的美,虽清冷孤傲却也识人间烟火。

想来一株贴梗海棠,生来便是孤傲的,只于一个隅静静地盛开。不与世事论长短,不与芳菲争奇艳。但它清冷的气质,即便只是静默不语,也能瞬间袭人眼目。见它第一眼我就莫名地想起了薛涛,这个为唐朝历史添了重重一笔的传奇女子。她的一纸桃花笺里曾满载对爱情的向往,而后那一抛红裙换道袍的举动,又是如此决绝。满腹才情的她就是一枝清冷且孤傲的贴梗海棠,即

便只有惊鸿一面,也能惊艳数个朝代。“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若得海棠助春兴,不负春日好时光!

与一株贴梗海棠近距离接触时,我又觉得它也是要食人间烟火的。三五朵小花紧挨着开在一起,好似在进行一场“曲水流觞”的活动。只是这河渠换成了春风,花儿们便成了那文人墨客,一时间它们推杯换盏,称意而舞,好不热闹!不过春意这杯酒太过浓烈,有些花朵即便只是浅尝辄止,竟也不胜酒力。一整棵树上的花均染上了酡红,仅对着这漫漫人间展颜一笑,满树的红便使周遭种种都失去了色彩。这与人何其相似,更多时候其实都倾向于热闹。花团锦簇,济济一堂。花成群结队地开,人也是三五结伴而行。闲来无事,谁不想邀三两好友,饮茶闲话,驱散这人间的寂寞难挨?

推开这人间烟火,寂寞与快乐皆有。每朵花都有每朵花的孤独和热闹,人也是这样,展现的皆有两面。星河璀璨的背后也有日落西山的壮烈;盛开繁华的背后也有枯萎的震撼。世间万物都可爱,你看它时,它也看你。来这人间一趟,总要懂得欣赏。

母亲纳的千层底

□袁全印

家中老柜子里,至今放着一双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鞋面是黑条绒的,鞋底是杂色的,外纳的针脚均匀有致。40年了,没有褪色,没有变形,就像对母亲永久的思念。

母亲60岁那年,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父亲提议分家。年小的五弟跟随父母亲,其余弟兄四人要独立门户。

乡下规矩,分家找舅,那是因为弟兄妯娌有纠纷。我们分家没立分单,不挣不吵,和和睦睦就各自立伙了,事后多日乡邻才知道。

分家后的第二天,我去看母亲。她正翻箱倒柜,整理家中的破衣碎布,扔在一个大洗衣盆里。

“娘,您在忙什么?”

“分家了,娘也快干不动了。趁手上有劲儿,再给你们弟兄一人做一双鞋。”

“我们有鞋穿,您就别再劳累了。”我劝她。

“看你们穿娘做的鞋,娘心里踏实。”娘道。

布块晒干了,母亲一块块摊展准备做鞋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千层底。首先要打糯米,做糍糊,然后把糍子抹在麻与布上,一层麻、布,一层糍子;一层糍子,又一层麻、布。压实晒

干后用鞋样裁出毛样,然后才能纳鞋底。为了做出的鞋“养脚”,母亲总是在鞋底正面铺上几层绒质的布,使它既柔又软。

纳鞋底吃工,密密麻麻还要错落有致,一般用细细的麻绳纳。麻绳的来源不一,一般是平时捻的。那时的妇女要上工干活儿,衣袋里装一窝麻,干活儿歇时捻一根,队长不在毡空地子捻几下,如厕路上手不离麻。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喳喳的声音里,也总伴着哧哧的捻麻绳的声音。麻绳一般在两米左右,所以上工时装着一窝麻,下工捋捋顺顺,几根麻绳就装进了衣袋。

纳鞋底要一针一线穿透鞋底,上扎下拽,下扎上勒。纳成的鞋底,用力掰不动,落在地上噔噔响,摔在桌上像惊堂木。

那时的乡下妇女都知道做鞋底费事,纳鞋底吃工,纳鞋更吃力。

纳鞋一般用线绳,线绳则比较讲究,全部用针织棉线,也有用丝线。棉线粗而毛,纳鞋就费力,但容易固定且不回线。丝绳细而光滑,纳鞋省力,但容易回线,且因价格贵,一些家庭用不起。

母亲把我们弟兄四人的鞋底做成了,看着大小不一的四双鞋底,母亲对父亲说:“扯几条条绒布吧。”父



春到高原 吕超峰 摄